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如果參照東亞能讓我們面對年輕世代的鬱悶：評高原基彰《不安型國族主義的時代：日韓中網路世代彼此憎恨的真正理由》

If Inter-Referencing East Asia Could Help Us Come to Terms with the Young Generations' Frustration: A Review of Takahara Motoaki's Era of Unstable Nationalism: The Real Reasons Behind the Mutual Hatre

doi:10.6752/JCS.200703\_(4).0005

文化研究, (4), 200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 2007

作者/Author：蔡如音(Eva Tsai)

頁數/Page：200-20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703\\_\(4\).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0703_(4).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真相生於幻滅。

真實生於匱乏的想像。

思想的想像比思想本身更珍貴。



如果生命具有意義，那麼其任何未完成的形式都成為一種污點、罪責或失敗。於是置入了一種無可忍受、至死方休的緊張。因此每一種為生命賦予意義的努力，也都是一種造成墮落的事業。

然而，今日，弔詭地因為生命不再具有意義，我們可以盡其所能地運用生命。

## 書評

《文化研究》第四期（2007年春季）：202-209

### 如果參照東亞能讓我們面對年輕世代的鬱悶： 評高原基彰《不安型國族主義的時代：日韓中 網路世代彼此憎恨的真正理由》

**If Inter-Referencing East Asia Could Help Us Come to Terms with the Young Generations' Frustration: A Review of Takahara Motoaki's *Era of Unstable Nationalism: The Real Reasons Behind the Mutual Hatred among the Net Generations in Japan, Korea, and China***

Takahara, Motoaki（高原基彰）。2006。《不安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時代：日韓中のネット世代が憎みあう本当の理由》（不安型國族主義的時代：日韓中網路世代彼此憎恨的真正理由）。東京：洋泉社。

ISBN：4-86248-019-5，255頁。

蔡如音

Eva Tsai

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閱讀日本年輕社會學者高原基彰的第一本書，有很大的動因是來自於本身的苦惱與興趣，也就是該如何理解亞洲年輕世代的複雜國族情緒（反X、親X、嫌X、哈X），特別是當這樣的情緒彼此交錯，與區域間的流行文化網絡產生新的作用。簡單來說，亞洲區域化現象，無論是韓流還是華語市場的整合，雖然經常放置在「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樂觀辭令裡，並沒有解決國族間的衝突與矛盾。

一來，「外交」還是在沿用、維繫國族體系的劃分，並且以霸權文化代表一整個國家；二來，在產業與政策管理下，「文化」成了在國際間宣揚國力的角力場域，向其他國家取經的心態，常常是爲了得到一樣的（足以自豪、稱霸）結果，而並非深刻去體會文化的生、猛、竄、流與不羈。缺少了這層對文化的認識，就會以爲哈韓和反韓共存於台灣，或是哈日與反日共存於韓國，是有矛盾的。但事實上，他們正好說明對於某個國家的看法，伴隨著傳播管道的擴張、知識的去／再領域化和論述的（再）生產而更爲複雜而不可泛論，能不能對某個國家產生某種一致性的情緒都是個問題。這種感知上的質變，絕不是「文化折扣」或是「文化親近性」這種常被工具化、本質化的觀點能解釋的。高原基彰的書，對於像是「文明衝突」、「國族主義互斥」等直覺式觀點提出了另類思考。

直覺性思考也可以說是一種慣性思考，針對近年來日本年輕世代的在網路上所發出的「嫌韓、嫌中」聲音，日本的左派慣性式的做出「年輕人右翼化」的評價，而書中的問題意識正是從批判左右對立觀點的缺失展開。作者認爲左右對立的判斷掩蓋了代間對立，特別是當團塊世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目前5、60歲的日本人）將「年輕人」論述成社會問題，將打工族和NEET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不在教育、工作、職訓體制內的人）的增加詮釋爲「現在的年輕人啊，只想玩樂而不工作」。針對日本團塊世代出身的左派，作者認爲他們的「左」，只是一種姿態，因爲他們早已脫離60年代的運動實踐，擁抱了70年代以降的高度成長和企業文化。左派向來關切的亞洲歷史問題，與年輕一代的日常生活感知脫節，也無法回應年輕一代右傾的文化表現。

作者並不否認日本年輕世代右翼化的現象，只是他認爲左右對立和「國族衝突」（如中日、日韓之間的仇恨）的解釋，表面上根基於日本殖民、發動戰爭的歷史因素，但事實上都執著於不變的對立圖像，沒有注意到國族主義的樣貌，在特定的歷史敘事中所產生的質變。透過對歐美發展理論的修正，作者提出了一個涵蓋日本、韓國和中國社會變遷的區域發展史架構，叫做「高度成長的三階段論」；他

認為韓、中、日這三個互反情緒高漲的東北亞國家，皆經歷了中產階級化、後工業化（官僚制度的穩固及服務業的擴張）和社會流動化（或往上、或往下）三個經濟發展階段。在這個架構裡，以高度成長為骨子的國族主義和情緒曾經發酵過，但終究會遇到矛盾（其中一個徵兆便是當今對於威權時期下穩定成長的懷念），因為資本在全球化的過程，勢必繼續在資本的（無）國界中——而不是單只在國界中的資本疆土裡——運作。譬如說日本終身雇用制度的瓦解，或是韓國金融風暴後的失業危機，還有中國大陸城市中同時出現的繁華光景和貧民窟，這些都是90年代以後社會極度流動，也極度不安穩的經濟現實，而首當其衝的，是這三個國家當中出生於70、80年代的世代，他們也許出生在經濟高度發展的年代，但是就生活、工作現況而言，他們很難在經驗上與前幾代共享高度成長期的願景。高原基彰書中的四個主要章節，分別闡述日、韓、中三國各自在特定歷史軌跡造成的社會流動過程裡，逐漸陷入「個別不安型國族主義」的心情，這個書名裡頭也有的名詞，不是指「個人時代」的來臨，或是國族主義的式微，而是凸顯高度流動階段的國族主義形式；作者將分析的視野拉大到三國共同的經濟歷程，這種分析方式在試圖理解年輕人嫌韓、反中、反日的情緒的路上，暗示根源可能更具體的來自各國內部的階級差距的惡化，有助於避免陷入歷史議題和「世仇」的空轉。

如果中日韓年輕（網路）世代反日、嫌韓、反中都是「個別不安型國族主義」的徵兆，那麼，這種心情是怎麼產生的？又有著怎麼樣的形式？作者先從日本社會談起，追溯其「高度成長」到「社會流動」之過程，在第一章鋪陳日本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雇用制度的穩固和消費生活的大眾參與，進而中產階級化的過程，這個看似受惠於公司主義的高度成長期，從70年代開始也因為競爭全球化開始不穩定，並反映在彈性雇用、外包、製造業外移、還有下層職業（服務業和兼職）的增加。作者在第二章提出：這些不安的徵兆（現在已是常態），在擁抱後現代符號差異、炫耀式消費和文化研究的80、90年代裡，並沒有被當作是階級差異增大的警訊；相反地，知識經濟掛帥、日本文化備受東亞和全球市場青睞的情況，都在鼓舞日本

年輕人追求夢想，把興趣變黃金。對此，作者用「趣味化」形容國族主義的質變，經濟原則的掏空。從事科技、廣告、資訊、設計等文化相關職業當中，甚至是秋葉原的動漫御宅族，無法進入到舊制的企業體制，即使作為生產者也極有可能成為新貧。

書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處理韓國、中國反日情緒的複雜構造。韓國的反日傳統，鑲嵌在三個不同但相連的力學結構裡，一是朴正熙時期(1961-1979)以出口經濟帶動高度成長所造就的國族主義；二是以批判殖民、威權獨裁政府的民主運動傳統為首的抵抗民族主義，以三八六學運世代（60年代出生，80年代念大學、投入民主運動，90年代30餘歲）為主要生力軍；三是1997年金融風暴後社會流動所產生的個別不安型國族主義，這個階段的情緒光譜多元也複雜。見到父執輩承擔財閥體制瓦解的後果，年輕世代開始思考個人理想的重要，其中一些被吸收到新形成的保守新右派，他們批判現任總統盧武炫，重視經濟發展，重新肯定朴正熙，希望能夠透過IT大國的發展，吸納、整合日本與中國市場。但在追求個人理想的路上，產生了一批自嘲為「白手」、也就是年輕失業的人口，他們相當於日本的打工族(freeter)。根據作者的觀察，他們棲息在網路論壇，但並沒有一致的反日或親日聲音；即使有，也是以趣味化的形式表現，像是以編輯照片的手法，在插著韓國國旗的獨島海面前放置一位韓國老太太斥責滿臉道歉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

在討論中國反日的第四章裡，作者循著之前論述日、韓社會的方向，就是從高度成長走向流動化，去凸顯中國反日的問題，不在民族外敵，而是內在經濟發展的矛盾，如同他前一章費心的解構韓國的反日民族性。對於2005年3到4月間在中國大城市的反日遊行，作者指出遊行者的組成複雜，有以民主化運動為目標的學生和上班族，也有玩票性質的中產階級（其中更是包含日貨的消費族群），然後還有一群是流動過度社會中往下流動的一群，如失業人口和從鄉村到都市的外移工作人口。作者描繪了中國大陸從文革結束、經濟近代化之後所產生的急速成長和社會流動，如無法進到國營企業，必須自立更生的個體勞動戶（如補鞋的、擺攤的）的大量出現。擁有學歷雖然能進入到

資訊、金融、證券、科技等新興產業，成為有消費能力的新富人，但他們依然活在不安當中。

這本書雖然有著一個聳動的副標，作者的根本關懷應該是「流向不確定」，甚至是盲流漩渦中的年輕世代，而不是「彼此憎恨的日韓中網路世代」。其實，「網路世代」一詞在書中是尚待申論的，因為日韓中的科技使用史及產業條件，極有可能在世代文化的詮釋上，和「高度成長到社會流動」這樣規格化的架構上投下變數。但如果作者的目的是透過東北亞區域參照提供一個突破盲流的視野，這本接近口袋書尺寸所提供的概觀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以下從「相對南方」的視角提出兩點討論。

第一、作者將「不安型國族主義」自極為理性的政經因素中歸納出，但是這種國族主義更趨近於一種「心情」、而非意識型態或是思想。作者並沒有直接在文中用「心情」形容「不安型國族主義」，但作者提出的種種例子，像是日本趣味化的國族主義、韓國網友惡搞反日圖文以及中國反日遊行的某種「玩票性質」，都在將國族主義抽象化，並努力宣稱它與意識型態的動員和歷史問題的和解未必有直接關係。作者有意處理反日、嫌韓、恐中這些同時存在的情緒，但其實這些情緒的強度和方向是有所差異的，有必要去分辨程度和輕重緩急。對於作者來說，問題的核心出自於日本年輕人右翼化的表述，反映在像《嫌韓流》這樣的漫畫，但令人納悶的是在論述日本國族主義轉變的兩章，作者並沒有花任何篇幅剖析日本年輕人「嫌韓」情緒的構造，雖然有中國威脅論的探討，但局限在高度成長期的背景。這裡隱而不語的一個可能是：日本認為自己是反日浪潮下的受害者，理當採取防禦的姿態；第二個可能是在「極度健忘」的情況下，將問題看做「他們討厭我們在先」<sup>1</sup>，而本書對於中、韓反日分析的著墨，顯示也許高原基彰——或是他的日本國內讀者——更迫切的理想理解反日的

---

1 這是一位來自日本的訪問學者在談到日本想要忘記歷史，卻又害怕中國崛起時半開玩笑，半認真說的話。美國9/11事件之後，美國輿論第一波的議題走向就是「為什麼他們討厭我們？」(Why do they hate us?)彷彿突然發現全世界其實並不愛美國，這當然是一個失憶也去歷史的提問。



情緒。

這裡帶出來另一個問題，作者將解釋指向國家內部發展的矛盾，迫切的與歷史、意識型態切割，但這種作為「心情」的不安型國族主義，真的就沒有歷史作用嗎？我使用「心情」的方式，受孫歌在《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sup>2</sup>裡詮釋竹內好的亞細亞主義的影響，思想家竹內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清理日本人和亞洲人都不願面對的「亞洲」詞彙，發現「亞細亞主義」不同於如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想，比較像是「日本近代史中是一個隨處可見的『心情』」(45)，在左翼社團選擇國際主義避開了民族主義問題的情況下，這個心情後來由主張軍國擴張的右翼繼承。姜尚中(2001)在分析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體之支撐時，發明了「心情主義」一詞，意指軍人以最終極的誠心姿態，透過勅語效忠天皇，將國家身體化。<sup>3</sup>這種傾向、信念，和現實是可以發生關係的。我雖然能夠理解作者想要提出與日本傳統左派（也是不同世代）不同的解釋，但是由經濟發展史得來的「心情」，未必不會在特定時刻與先前的東亞殖民、戰爭史的感知結構發生機能性的連結。

第二點是有關東亞比較、參照的意義和陷阱。作者參照中韓日三國的經驗，是近年來亞際文化研究也在提倡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從比較歷史經驗中去看到彼此的存在還有連結。作者論述，日、韓、中從高度成長邁向社會流動的發展軌跡正好隔了20年的週期，以奧運會主辦國為高度成長的指標，東京在1964年，漢城（現名首爾）在1988年，北京在2008年，但社會流動化階段暴露出向上流動及中產化的迷思。這種參照有效的聚焦高度成長的後果，也許可以在東亞產生批判的連帶，而不是享受現代性的連帶感。韓國女性主義者和文化人類學者趙惠淨(Cho Hae-Joang 2000)批判韓國渦輪資本主義的代價，除了打腫臉充胖子的漢城奧運和金融風暴之外，還有一種抽象的、但具全面

---

2 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

3 姜尚中。2001/9/15。〈日本國族主義的幾種理論解釋〉，《文化研究月報》第7期，文化批判論壇。[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07/forum\\_6.htm](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07/forum_6.htm)。（2006/4/5瀏覽）

性壓倒性的「壓縮」感，壓縮個人身分的延展，壓縮生活想像，甚至壓縮看電影的選擇，譬如說1997年金融風暴時消費好萊塢電影《鐵達尼號》就被當成國難當前，不愛國的表現<sup>4</sup>。從台灣看南韓，時而投以羨慕其民族性和團結的眼光，但是「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或是「韓國能，台灣呢」的參考著眼，通常是在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這條發展路線，是透過競爭、不是透過理解內部歷史產生連帶感，這種自我中心的參考，加深主體性的壓縮。

所以怎樣的東亞參照可以產生批判連帶感？高原基彰的東亞參考，的確有批判性，但他用日本的發展經驗和架構去理解韓國和中國，也衍生出一些問題，譬如說中產階級在日本和中國的意義究竟能不能相提並論，日本團塊世代和韓國三八六世代的對應究竟合不合適，作者使用抽象的社會學分析類目和發展架構，方便建構統一的發展敘事，但也在排除一些經驗；加上作者沒有清理日本對韓、中的情緒結構和轉折，都會讓讀者在閱讀之後回到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這樣的比較究竟能不能回答最初的問題？我們可以採信國族主義與高度成長的區域史是有關的，但更多時候，這種情緒是從更廣泛、更需要面對的歷史而來的。

高原基彰引來的重要關切或許是：如何把愛國這件事當作是亞洲跨國的批判課題。這是個不熱門的題目，別人愛國（從看國片、從軍、文化產品輸出、到反抗的種種實踐）干我們什麼事？從台灣的角度，可能會認為，與南韓競賽都來不及了，還批判人家的愛國？面對日本，可能是「哈日都來不及了，還批判其軟性國族主義的擴張？」甚至會遭遇到一種責難的聲音：「妳為什麼要阻止我們向上呢？」但本書作者呼籲的內部檢討聲音，其實也在解構經濟實力與愛國表現之間的關連，同時從國家周邊、外部進行批判，這對「寧可活在純真年代」（去政治、嫌政治）的台灣年輕世代來說，或許是個擔子，也可

---

4 Cho, Hae-Joang. 2000. "You are Entrapped in an Imaginary Well":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ity within Compressed Development — A Feminist Critique of Modernity and Korean Culture,"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 49-70.

以雙手一攤，將批判的工作歸到抽象歷史的層次。所以我還是要肯定高原基彰的作法，因為從經濟發展史解釋縱使不圓滿，那些尚未相遇的歷史幽靈，在參照過後還是如影隨形。